

习惯如自然

□南京 赵培龙

航校毕业那年,我被分配到南京大校场机场工作。宿舍就在机场跑道边上,整栋楼与主跑道平行,距辅跑道200米左右,距主跑道400米左右。那时,军航、民航合用机场,飞行密度很大,每天早上六点到就有航班,飞到半夜也是家常便饭。飞机起降和滑行的噪声很大,尤其是起飞时爬升的声音,震得窗户玻璃扑扑乱跳,降落时反推刹车的声音同样惊心动魄。即使飞机在辅道上滑行,发动机的呼啸声同样刺耳难当。

一下子置身这样喧嚣的环境之中,晚上12点前很难入睡。这种烦躁不安的状况,大约持续了三个多月,渐渐地有些适应了。一年之后,我对飞机的噪声已经习惯而且适应。五年匆匆过去,离开大校场机场的时候我已似乎听不到飞机的轰鸣声了。

沙滩捕蛤

□启东 沈晖

阳春三月,天气暖和了,田野上的油菜花开得金灿灿的,海滩上前来捕蛤的人也渐渐多起来了。

我的老家地处东海,千里滩涂、万里海疆孕育着丰富的水产品——贝类,如文蛤、蛤蚧,还有十分鲜嫩可口的四角蛤。

四角蛤属于瓣鳃类软体动物,因其形状为四角形,故得此名。启海人见它圆鼓鼓的形似核桃,所以习惯叫它“葡萄”。四角蛤生活于黄海沙滩中。不仅肉嫩味美,而且含有丰富的矿物质。每当油菜花盛开的季节,沿海的人们就肩扛铁板锄、手拿网袋去海上挖蛤。

那年我刚刚11岁,家里距海滩有10多里路,父母疼爱而不让我去海上捕蛤。出于好奇,在一个星期天,东方天际刚刚发白,我就拿着采捕工具,偷偷地跟着哥哥奔向东海。

猫猫狗狗

□山东济宁 张瞰

我小时候原本是不怕猫的。奶奶家有一只黑白花,名唤大花的公猫,平日我堵住它,抱起来,摸摸它圆滚滚的头,撸着它滑顺的后背,搓着它的脸蛋,捋着它的胡子。大花高兴的时候会发出“咕噜咕噜”的声音,如果不开心,就会将头扭向一边,或者干脆就跑开。

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,我和弟弟在玩家家,大榆树上传来了打斗声。一只体型更大的狸猫正和大花对峙。狸猫在树梢,大花在树腰,它们虎视眈眈,发出刺耳的号叫声。论体形,大花明显不是对手,我害怕它受欺负,于是发动弟弟一起在树下扔石子打那只狸猫。猫们受到了惊吓,转头看我们,狸猫先跑到一边,大花也下了树。我松了一口气,赶紧将大花抱起。

大花在我怀里挣扎了几下,我将它抱得更紧了,猫儿将身子一缩,突然立起身,对着我的眼睛伸出了爪子。利爪划过,我还没觉得疼,鲜血便涌了出来,顺着我的眼睛、脸颊流到我的粉白横格毛衣上。我哇哇地大哭起来,正在洗衣

1987年春天,我调到中和桥30号机关工作。宿舍楼距秦淮河很近,一下子没了飞机的轰鸣声,反而感到缺少了什么,满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呼呼大睡,没想到到宁芜铁路线上火车的轰鸣声又将我搅得魂不守舍。因为中和桥有道口,火车每次通过,先是预警铃闹腾一阵,然后是火车刺耳的鸣笛声,还有火车驶上铁路桥时车轮碾轧钢轨的咔嚓声。一天我问道口工人每天有多少列车通过。回答说有50多趟。

三个月、半年、一年,一晃四年过去,正当听惯了火车的声音,逐步适应之时,我又被调到小营的机关工作。起初,没了声音吵闹,似乎生活中少了什么,随着时间推移,渐渐地又习惯下来。小营一住二十五年,后来我将住房买到了中和桥30号内,火车的烦扰又

来到大堤,春风拂面,红日东升,这时海滩上已有三五成群的人们各自拿着铁板锄头刨着沙滩忙开了。

四角蛤生在海里,平时就躲在沙滩下2公分的地方。因此,人们采捕方法各有技巧。当海水褪尽,广袤沙滩如绵,踩蛤的姑娘小伙就光着脚,在一望无垠的海滩上踩着轻松的步子,好像跳着广场舞,同时在欢笑声中捡起浮出泥水的蛤子。刨蛤的人们拿着铁板锄,将长长的锄柄压在自己左肩,然后弓背弯腰,开始耙着沙滩倒退着走,当听到“咔嚓”一声,就知道刨着四角蛤了,这时右手拿着钩子迅速将四角蛤装进网袋。

我是第一次来海上,东一锄头西一锄头,大约刨了一小时,还没见到一只四角蛤。于是有些灰心了,丢下锄头,去捡鹅毛、追飞鸟了,还不小心掉进了水坑,弄得满身泥浆。到了中午,哥哥刨到10

的四肢和头被几只手按住,我紧张起来。

只觉得眼皮处一阵冰凉,并伴有咔嚓咔嚓的声音,我想那是剪子。我听到大夫说,这孩子真有抗劲,一声不吭,真听话,明天我告诉你们老师表扬你!自豪之情瞬间充满了全身,我放松下来。因为我的配合,伤口很快缝好了,我觉得自己像电视里的独眼海盜一样,很英勇。

大人说我从小就毅力惊人,不哭不喊。我想,可能是奶奶用领带将我勒麻木了的关系吧,皮肉已经没有了知觉。拆线后,一条约二寸长的伤疤横在我的眉眼之间。妈妈安慰说,破了相的女孩子好养活。此后,我长了记性,见到猫不再动手,只是远远地伸着头说,好可爱!不过,小孩子自有小孩子的道理。猫挠了我,我就不和它玩了。可是狗没咬我呀!于是,我又去搓揉狗去了。幸运的是,我至今没被狗咬过!

让我难以安眠。那时每天通过列车趟数增加到一百多趟,尤其是夜里三点的鸣笛,我几乎每天都被吵醒。三个月、半年、一年,不觉又是六年过去,现在似乎对火车的声音日渐习惯。

随着年龄增长,可能是缺氧的缘故,晚上躺下后我便呼噜震天,闹得爱人无法入眠。无奈,我只好买了一个呼吸机,呼噜声突然没了,可她更加睡不着了,说一下听不到呼噜声,火车的声音似乎格外响亮了。我笑着说,呼噜声随着时间推移也会慢慢适应的。于是,我将呼吸机拿掉,果然她的睡眠比先前有了一些改善。据说,在这呼噜声,她似乎也不怎么听到了。

生活中有些不可思议终究变成可思可议,都是时间这个既虚幻又真实的魔术师的杰作。什么东西只要适应了,也就习惯如自然了。

多斤四角蛤,而我两手空空。哥哥大声训斥我:做事情要认真耐心,更不能三心二意,你现在葡萄没捕到却弄得一身泥水。

见我两眼噙着泪花,哥哥又觉得于心不忍,于是脱下罩衫让我换上。又从包袱中拿出煎饼让我先吃。接着安慰我:“等会你吃好后,我锄你捡,这样也省事。”真是各有所长,哥哥力气大耙得快,而我人小灵活弯腰捡得快,不到一小时,我俩也耙到40多斤四角蛤。这时,海上涨潮了,我俩用锄柄扛着网袋,哼着小曲凯旋而归。

当晚,父母拣出几斤四角蛤在清水中洗净,放入锅中煮沸,然后盛入篮子沥干、去壳,最后加入生姜、荠菜入锅烧开,顿时香溢农家小院。此后,我跟着哥哥跑海捉螃蟹,捕四角蛤也有好几年,挣些零用钱以贴补家用。再后来,黄海渔业公司承包滩涂养殖,我就马放南山,刀枪入库了。

校园里的春天

□宿迁 程果儿

校园里的花,四时不歇。最先告诉我春天来到的,是白玉兰。教学楼后面就有年轻的两株,总爱向天空举起自己乱纷纷的酒盏。偏僻处,还有不少它们的同伴,跟粉紫的辛夷一起,纷纷开且落。那样大且多的花朵,看来不觉喧闹,越发衬得周遭静谧。

桃花、李花、梨花紧紧跟着玉兰的脚步,天井里还有几株枝干上爬满米粒般花朵的紫荆。这些都是早春的花。它们盛极转衰时,海棠花接棒。海棠是我心中的“少女色”,粉色从白净底子下沁出,像遇见少年郎的娇羞,也如奔跑后的潮红。大片海棠丛里,藏着不可见的鸟影,能听到不时传来的啼啭。

在平时,我那群一年级的宝贝与鸟照面的机会不多,却可以时常听到它们。很多鸟,躲在楼后灌木中,静下来,就能听到娇憨鸣叫。偶尔,课上不再问答,只静静写字,孩子们和我就听见它们说话唱歌。我让他们停笔侧耳,说:听,处处闻啼鸟。

因为有心,我时常可以寻到鸟影。孩子们进到教室里,走廊落有午餐后没清理干净米粒,便是一两只麻雀啄食的好物。它们落在长廊那头,要待我走得近些,才熟门熟路地飞离。冬天,我多数时间待在教室和办公室里,不知道麻雀们如何在酷寒中觅食。它们是留鸟,这园子就是它们的家。

春天的周末,园子里的鸟更多。就是常见的麻雀、鸫鸟、布谷、喜鹊……让人感动的是,此刻,它们拥有主人般的笃定。

操场的东南角,有片茂密竹林,四月上旬,已经可以看到不少冒出头的嫩笋。一见之下,我便舌底生津,再长些时日,林子里盛不下的笋,会成为我和同事们桌上的好菜。绕出操场,向西迤迤而行,曾

荞葱

□浙江杭州 谢尚园

春暖花开的季节,带着孩子去登山踏青。走在浪漫唯美的樱花游步道上,身心舒畅。我还顺手牵羊,摘了一小把荞葱带回家。

荞葱长得极像葱,根大茎细,茎白叶绿。荞葱长得本来就草,再加上夹杂在青草里面,不仔细看根本分辨不出来。不过,如果你的鼻子足够灵敏,凑上前去,就会闻到一股淡淡的辣香。荞葱在城市里并不多见,我们平时爬山也没留意过。这次出发前,就想好要摘点荞葱。我们起先还跟着人群误入陵园,也在路边发现了一些荞葱,便随手摘了几株。清明节快到了,扫墓的人很多,我实在不好意思摘下去,也感觉无法通过陵园登山,于是改道。我们来到樱花游步道,时值旺季,樱花开得正艳,一树树,一丛丛,大朵大朵的,满树满枝,你挨着我,我挤着你,满眼的繁华,让人看不过来。我们一边赏花,一边登山,一边还不忘找荞

葱。找了不一会儿,就在长得与荞葱极像的青草里找到了几株隐藏其间的荞葱,感觉特别神奇。我小心翼翼地拔荞葱,它的根却紧紧抓住土地,最后,荞葱头和根留在土里,茎和叶被我带走了。

我把荞葱带回家,整株清洗干净,头尾切成小段用来烧粉干汤,把中间部分切细放入蛋液中,加点盐搅拌均匀。油锅加热,将拌好的蛋液倒入锅内,翻炒出锅,清香无比。再把头尾部分放入油锅中翻炒,加点盐,加入水烧开,同时把清水煮好的粉干放入碗里,倒入荞葱汤,就可以吃了。

我对荞葱的好感源于儿时,乡里有个老中医,我采荞葱头卖给他,赚了不少零花钱。那时候乡间地头随处可见荞葱,一年四季都有,是拔不尽的。我用卖荞葱的钱换成一本本课外书,丰盈着我的童年。我把这些故事讲给孩子听,他觉得新奇有趣又美好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90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